

著名世界譯漢

未來的世界

(上)

著 威爾斯
譯 楊懿熙

商務印書館發行

H. G. Wells
楊 懿 熙 著
萬 良 炯 校譯

漢 譯 世
名 著

未 來 的 世 界 上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譯序

一個有思想的人，不論男女，大概都感覺得，在現存制度之下，必定有了錯誤的地方，纔使世界上大多數的人類不能享受世界可以供給他們的安樂和幸福。二十世紀潛伏了資本主義的危機，生產過剩，軍備擴張，久蘊的毒氣，終至以戰爭爲出路。然而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不特未將現有的危機剷除，且更種未來的惡因。第二次世界的狂瀾，行將又把人類文明，捲沒以去！憂時之士，高瞻遠矚，危懼將來，洞悉當世政治經濟的弊病，痛心列強民衆的沈迷。欲肆行抨擊，直加指謫，又恐遭逢當世之忌，不得已乃託諸預言，故設幻境，向世人作當頭棒喝，使知如不早謀妥善的解決，即將同歸於盡。這便是作者威爾斯（H. G. Wells）氏著未來的世界一書的一片婆心。至於推想人類飽經戰爭癘疫之苦，亂極思治，新勢力蓬勃以興，建設其理想中的世界國家，爲世界保和平，爲人類謀幸福，這便是威爾斯氏的一番熱望。威氏此書我們不能認牠是子虛烏有，也不能認牠真是夢囈，牠是

一部有建設思想，有科學眼光的偉大著作。我特地把牠逐譯出來，介紹於國人。

譯者 二十三年八月七日。

本館附識

原著者威爾斯在學術上的地位，讀者都很知道，用不着我們再來介紹。威氏是以好作預言出名，然而他的觀察未來，多是根據科學眼光，故對於許多事變所作的見解，往往遂有「未卜先知」之概。如本書斷言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暴行必歸失敗，現在已漸證實，即其一例。「惟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觀察未來，本為難事。威氏在數年前，雖料定當前中國對暴日的自衛，必獲最後勝利，然於中國民族團結力之大，和抵抗力之強，則均有估計過低之弊，因而遂多想像之詞，未免不無缺點，此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目錄

緒言 雷汾博士的夢書……………一

第一集 今日與明日 衰敗時期的放曉……………二七

一 紀年的標誌……………二七

二 新式國家思想與希望的初現……………三二

三 舊制度不平衡的累積……………四六

四 以前那些想了解與應付不平衡的企圖對於馬克思及亨利喬治的批評……………五四

五 商業競爭與不良幣制對於舊制度的困厄……………六三

六 生產過剩難題及其對於戰爭的關係……………六六

七 世界大戰（一九一四——一九一八）……………七六。

八 廢戰的動機——福特的和平之船……………一〇一

九 軍備工業維持戰禍的直接舉動……………一二二

十 凡爾賽——禍難的種子……………一二二

十一 廢戰的動機——國聯何以不能使世界和平……………一四〇

十二 凡爾賽和議後金融與社會紀律的崩潰……………一四二

十三 一九三三——進步的停頓……………一五二

第二集 明日之後 衰敗時期……………一六一

一 倫敦會議舊制度的失敗狄克推多與法西斯蒂的蔓延……………一六一

二 舊式教育傳統的沒落……………一八五

三 社會沈澱物的分解與結晶——匪黨與急進的政治團體……………一九二

四	世界大戰後戰術的改革·····	二〇九
五	世界和平的消失——日本再啓爭端·····	二三一
六	西方在亞洲的失勢·····	二四四
七	新式國家與德意志·····	二四五
八	憎恨與殘暴·····	二五五
九	最後的戰雲（一九四〇—一九五〇）·····	二六五
十	微菌的襲擊·····	二九〇
十一	一九六〇年的歐洲·····	二九五
十二	清算中的美國·····	三一八
第三集	世界復興 新式國家的誕生·····	三二五
一	新式國家的計劃·····	三三五

二 思想與行爲——革命的初模範·····	三五四
三 技術的革命·····	三五八
四 先知們開闢者狂熱家與暗殺的人·····	三六四
五 第一次巴士拉會議——一九六五·····	三七九
六 反對空海管理部的勢力的發生·····	三九三
七 知識階級對於新式國家的仇視·····	四〇八
八 第二次巴士拉會議——一九七八·····	四一九
九 三路進行方法·····	四二六
十 一生的計劃·····	四三九
十一 政府的真實奮鬥開始·····	四四三

第四集 新式國家的軍事·····	四四九
------------------	-----

一	稿本的缺遺·····	四四九
二	驚心動魄的戲劇楔子·····	四五四
三	反叛的無功·····	四六五
四	訓練人類·····	四六九
	(編者誌)·····	四八一
五	本文繼續——第二次議會的專制·····	四八七
六	美學的衰替——亞理斯登西奧多哥俾魯斯的筆記·····	五〇一
七	麥幾夫的宣言·····	五一四

第五集 新式國家統制下的生活·····五二一

一	創造新世界的朝日·····	五二一
二	啓發地球的鎖鑰·····	五三一

三	地理的計劃·····	五四二。
四	行爲管理部的變革·····	五四四
五	豐富物質的組織·····	五五一
六	普通人年齡與智慧的增長·····	五六一
七	方言與智力的生長·····	五六八
八	興趣的純化·····	五七五
九	生命歷史中的新局面·····	五八二

未來的世界

緒言 雷汾博士的夢書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斐力·雷汾博士 (Dr. Philip Raven) 在日內瓦遽爾逝世，實為國際聯盟祕書處的重大損失。從此日內瓦不復再見此背部微曲、步履踟躇、斜傾其首的熟稔人影，而世界上亦失去一個富於熱衷的人物了！雷氏勤謹不懈的工作與其特殊的才幹，據他的哀啓的證明，大為各國名流所景仰。舉世人們亦因此都忽然知道有這麼一位人物。

雷汾的名字平常不多見於報章，以生前不露頭角之人，而一旦死耗轟動一時，殊屬希有的事；由奧斯羅 (Oslo) 到新西蘭 (New Zealand)，由倍諾斯·愛勒 (Buenos Aires) 到日本的各處報章，都將這個噩耗與他的行狀，競相轉載。克利夫爵士 (Sir Godfrey Cliffe) 為他寫的一篇簡

短可誦的傳略，不啻把他那樸素的、質直的、勤謹的及魄力雄厚的人格，活靈活現的表現於讀者之前。報紙上所登載的遺容，祇有極不相同的兩種：一是他早年時候所攝，神氣宛如薛利 (Shelley) 和馬克斯頓 (Maxton) 二人所融合；一是後來用快鏡照的，他站在國聯會堂前門與巴摩爵士 (Lord Parmoor) 閒談，斜倚手杖。他一隻瘦而長的手，方伸出來，作指手畫腳的姿勢。

雷氏雖然勤於工作，他卻能利用閒暇時間與同僚們研究討論，及幫助他們去解決各種較為廣泛的問題。這種情形，如今真令他們追念不置。他死後的光榮，最顯著的，就是他所給與他人的幫助及所貢獻的意見，常為人們所稱道。所以許多人們，都極願表揚他的令德，不忍使其工作，趨於埋沒。他的遺著中比較重要的文件、報告、備忘錄及演講錄等已彙編成三大集，在印刷中。

雖然我本人也被邀請，對於刊行他的遺著，擔任一部分工作，雖然我是人人所知道的，與雷氏交誼很深，可是我對於行述上的歌功頌德，並未貢獻什麼。我所處的學術界的地位，並不足使我為他作一篇歌功頌德的文章，或者在普通情形之下，可令我將他特有的丰範和態度來作一個追懷的描述，但現在連這個也沒有做到，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實處於極不安寧的情況中。我和他方在同

爲着一個特殊的工作而努力着，他的死，真是料想不到的，我對於這個重大的打擊，事前並無一絲一毫的準備。現在距雷氏逝世已三年了。數經與其知友磋商，我纔決定將吾兩人共同努力的特別工作的事實與內容公之於世。

此與本書極有關係。這幾年來，我一逕把雷氏信託給我的綜合各種文件與作品的一本稿本，祕藏不宣。關於這些草稿，我以爲我過去與現在的遲疑並非過慮。因此係一本關於未來的一個半世紀的簡短的世界歷史，（我知道讀者至此，或有疑爲刊印錯誤而對此語大惑不解的。）然此的確爲該稿本的內容。這是一本簡短的未來世界的歷史，亦是一本現代的預言書。如今三年以來，許多事實，足資證明書中所言爲不謬，這卻給我很大的勇氣，我纔敢把我的朋友的名譽和這本書連繫起來，爲之付印。

現在且把我所知道此書的來源，及此書如何入我的掌握來說一說。我和雷汾博士相識是在歐戰末年，那時，他尚未去外交部而赴日内瓦。雷氏素來喜歡新穎思想，我在一九一六年所著的那本關於討論貨幣的小書叫將來怎樣（What is Coming?）曾經很受他的賞識。在此書內，我詳

論戰爭中所耗費的財力與及戰債積壘的負擔，足以使世界經濟完全趨於破產。換言之，將令債權階級控制整個世界的生命，其唯一解決此世界經濟破產的方法與重建基礎的途徑，在乎公平地削減戰債，並將金鎊、金元及其他根據於金本位的通貨的分量予以低減。當時，我以為這顯然是必須的。但照現在看起來，纔知道是一個淺薄的觀念——因為我所論的，還脫不了貨幣價值說的羈絆——不過那時候我們亦決不能有像現在這種凡爾賽和約後，所得的關於幣制與信用的動搖的知識。我們既無經驗，且認對於貨幣的事情是無足輕重的，充其量，我們的思想，不過如聰穎的兒童而已。十七年之後，此種金幣的觀念，乃顯然為多數人所注意。但在以前，認這種見解，不過是些內行的作者對於貨幣專家所獨知的神祕事業所作的一些外行的批評而已。不意此書乃引起雷氏的注意，來和我縱論該書的內容，並研討我所主張的其他戰後的救濟方法，於是他就和我相識了。

雷氏沒有恃才傲物的習氣，很像詹姆士（William James），他對於正確的思想又很能容納。他可以把他的問題去和藝術家及新聞家討論，他甚至不惜去和廝役走卒們交談，以為這樣也可

以學得些新鮮的俚語。『明顯』一語是他所慣用的口頭禪。當他第一次和我相見的時候，在五分鐘內，他便對我說：

『好朋友！事情這樣的明顯，大家都自以為很聰明，不肯去思索一會兒，直等到事過境遷，追悔莫及。欲使負責的人們相信，戰後將有可怕的金融和貨幣的混亂是不可能的。戰勝國將盡量要求保護式的懲罰，戰敗國自然要負責賠償，但他們絕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們注意到貨幣時候牠就會生出很多的故事來。他們彼此所做的只是輪着他們該做的事。至於貨幣對於整個他們的命運將做出些甚麼來，是沒人理的。』

我現在彷彿還聽見他用抗辯的音調說着這段話。我初見他，未和他相熟的時候，對於他的印象並不好。他是太過充實、太真確、太敏捷、太活動，令我這遲鈍性的盎格魯撒克遜人不能捉摸他。我對於他說話時那種顯然有準備的態度與他的特別姿勢都感覺不滿。他不坐下來，在我的室內來回的踱着，一邊用他破碎不自然的聲音說着，一邊東西的張望着書畫，瘦而長的手更是不絕地搖擺，似乎在他的問題中游泳過去。我把他比做馬克斯頓與薛利兩人的混合，但在最初，我想起的是

度馬利亞 (Du Maurier) 的曾一度負盛名的 Tai by 中的史文格里 (Senguli) —— 一個整容後的史文格里。我覺得他外國人的氣味很濃厚，而我的本能對付外國人氣量的褊狹正和我的主張大同一樣。我幾乎不能自信他便是一個巴利阿爾 (Balliol) 的大文豪，而且在未赴日内瓦之前，還是外交部中最閃爍的裝飾品之一啊！

歸根講起來，英人的觀覲情形是一種過分的謹慎。我們懷疑他人也講究細微的道德。我們約束自己，往往達於不誠實的地步。我雖然筆底下顯得率直，但在社會酬酢之中，謹慎圓到處不亞於其他英人。所以我對於雷氏直接攻擊我的思想，認為是很不禮貌的。無疑地他想和我談談我的觀念，但他至少也想說說他自己的觀念。當時，我疑心他到我這裏來，是談話給他自已聽的，不過利用我作一個「音板」，以聽其發音如何罷了。

他對於我的他種建議亦復分別批評，且給予我一種似褒而貶的諛詞，他說他覺得我那質直的思想甚為可貴。他深感時事的不可為。並且說，每一個人不是在那裏忙於戰爭，便是在計畫到戰後怎樣的欺騙其敵人或同盟國。人皆競以詐偽相尚，忘記了一切固有的認識，除了像我這種旁觀